

月牙儿



老舍著
新世纪出版社

00099430

月牙儿

老舍著



名誉

乾

主编：傅光明 编者：李家平

新世纪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李志光
封面设计 王建慧

现代名家经典(第一辑)

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公司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4印张 1,300,000字

1997年9月第1版 199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7-5405-1562-7/I·175

定价(全八册):76.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编者的话

我们这里的“现代”是个具有特殊内涵和外延的概念。按学界对中国文学古、近、现、当代的历史分期法，“现代”指的是1919—1949年这段历史时期。我们选取的巴金、冰心、老舍、艾青、梁实秋、施蛰存、柯灵、萧乾八位“现代名家”，主要活动在20世纪20—30年代的文学舞台上，甚至到了80—90年代，有的仍然宝刀未老，还在文坛拼搏。他们独具个性的人格魅力和语言风格，深深地影响着、浸润着我辈后学。故我们将其美文精品结集出版，奉献给广大读者朋友。

现代名家的选本出了不少，有的还被一选再选，拥有大量读者。作为一个新的选本，总得有自己的选法

和特色。我们这套小丛书的选法和特色是：一是篇幅小。每个分册仅有八印张，每位作家的选文约 18 万字。二是选材广。对选文不拘题材和体裁，只要是精品，一并入选。因此，在如此小的篇幅里收入小说、散文、诗歌等不同文学体裁的作品，就是我们选本的最大特色所在。

我们选取巴金等八位名家，并非要给现代名家排座次，座次本身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我们不敢妄断。读者也许看得出来，从文学成就和现实影响来说，这八位显然不属于一个“量级”，况且，在现代名家中，还有几位堪称“大师”者并未入选。如果将来条件允许，我们还拟续选续出。之所以要选这八位，是为了力求照顾到不同的风格。此外，还有选编者的偏爱等因素，这更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本套丛书名为“现代名家经典”，各个分册的书名却是借用其中的一个篇名，旨在使书名更加生动、更为鲜亮些。

我们所选的这八位名家的作品是举世公认的美文，为了使美的内容有个美的形式与之相衬，我们在版式、封面、用料、制作等方面力求完美，使朋友们在展读这些美文时真正得到赏心悦目的美的享受。

前言

老舍先生著述丰厚，其作品，一般读者实难通读，特别是今天，人们生活节奏加快，读书时间相对减少。然而，读中国文学不可不读老舍，尤其是读中国现代文学。为此，我们特从老舍先生的短篇小说、散文两种体裁的作品中，着重选出部分精品呈献给读者朋友。由于篇幅关系，本书无法承载老舍先生的短篇与散文的全部精品。不过本书也有特点，所选篇目，大都短小精致，很便于阅读。这里选取了老舍先生的二十七篇作品，短篇小说十六篇，散文十一篇，大体以作品发表时间的先后为顺序。

老舍先生的短篇创作，绝不逊于他的长篇和戏剧，尽管

他一再表示自己不善于写短篇小说,并认为短篇创作在某种意义上,要难于长篇。他曾说“短篇想要见好,非拼命去作不可”。不难看出,这位文学大家对短篇创作是何等的重视。正因为这样,在老舍先生的笔下产生了一篇篇思想深刻艺术精湛的短篇小说。这些作品,宛若一朵朵绚丽之花,她们以生命为根,真实为干,在“活文字”的土壤上面向世人绽开着。本书从这锦簇的花团里边摘采的十六朵鲜花,虽不可能展现老舍短篇小说创作的全部风貌,但也力图做到多样性、丰富性。此间有小品、漫画式的作品,如《马裤先生》,一个小人物的鄙俗相在作者的白描勾勒下活灵活现;有讽刺喜剧式的作品,如《开市大吉》,作者用夸张手法展示了一伙江湖医生骗钱有术的丑陋行径;《善人》一篇,作者下笔锋利,嘲骂以阔太太穆女士为代表的那类所谓上层人物,揭穿他们假慈善真剥削的实态;而《有声电影》一篇,作者则以略带善意的笔调,讥笑无力且无心去追赶时代发展的市井小民。当然,老舍先生的短篇创作,视野开阔,风格多样,绝不仅限于讽刺小说(同为讽刺笔调的《上任》,同时又是一篇非常精妙的心理分析小说),本书所选的《微神》,就是以意识流手法及亦真亦幻的艺术处理方式写就的,小说讲述了一对青年男女相爱又分离的悲剧故事,用柔美的文字雕琢出凄婉的内容,动人心魄。如果说《微神》是悲剧,那么《月牙儿》则可称之为惨剧了,这篇催人泪下的小说,深刻地揭露了黑暗而又残酷的社会现实是如何地摧残着一对孤苦的母女,使她们先后沦为娼妓,读来震撼人心。

此外,本书还选取了反映革命斗争的《黑白李》,揭示中

国近代社会变迁的《断魂枪》、《老字号》等等。

人的“爱”与“恨”，从来互为因果，紧密相连，没有大爱的人也难有大恨，反之也是如此。本书所选小说，多表现老舍先生对黑暗、对丑恶的恨，而所选的散文，则多表现了他的爱。老舍先生是一位爱憎分明的人，那么他都爱什么呢？这里选出的散文作品，可以作为答案。他爱祖国，爱山河，爱家乡；他爱人民，爱母亲，爱亲朋好友；他爱公共事业，也爱自己的事业——写作。总之，老舍先生爱世上一切美好、善良的事物，哪怕是一株普通的小草、一朵无名的小花，哪怕是一只小猫、小狗、小麻雀。与小说相比，老舍的散文更直接地向人们表现出他的情感所在，可谓直抒胸怀，真诚而又强烈。

此外，老舍先生的散文清新自然，感情真挚。冰心先生曾说，读老舍的散文“就如同听到他的茶余酒后的谈话那样地亲切而隽永”。

相信读者朋友在读这本书时，会立刻喜欢老舍作品。如果读罢还有一种过瘾却仍不满足的感觉，那就请找来其他的老舍作品读吧。老舍先生的作品，用句北京土话说，好玩艺儿还多着呐！

目 录

1

目 录

前言	李家平 1
----------	-------

小 说

✓马裤先生	1
✓微神	7
✓开市大吉	20
歪毛儿	28
✓柳家大院	40
✓黑白李	52
✓上任	68
牺牲	86

善人·····	112
邻居们·····	119
✓月牙儿·····	131
老字号·····	160
✓断魂枪·····	167
恋·····	176
狗之晨·····	188
有声电影·····	195

散 文

一些印象(节选)·····	199
写信·····	207
新年醉话·····	209
小麻雀·····	212
又是一年芳草绿·····	215
想北平·····	220
五月的青岛·····	224
兔儿爷·····	227
未成熟的谷粒·····	230
我的母亲·····	237
“住”的梦·····	243

马裤先生

火车在北平东站还没开，同屋那位睡上铺的穿马裤，戴平光的眼镜，青缎子洋服上身，胸袋插着小楷羊毫，足登青绒快靴的先生发了问：“你也是从北平上车？”很和气的。

我倒有点迷了头，火车还没动呢，不从北平上车，难道由——由哪儿呢？我只好反攻了：“你从哪儿上车？”很和气的。我希望他说是由汉口或绥远上车，因为果然如此，那么中国火车一定已经是无轨的，可以随便走走；那多么自由！

他没言语。看了看铺位，用尽全身——假如不是全身——的力气喊了声，“茶房！”

茶房正忙着给客人搬东西，找铺位。可是听见这么紧急的一声喊，就是有天大的事也得放下，茶房跑来了。

“拿毯子！”马裤先生喊。

“请少待一会儿，先生，”茶房很和气的说，“一开车，马上就给您铺好。”

马裤先生用食指挖了鼻孔一下，别无动作。

茶房刚走开两步。

“茶房！”这次连火车好似都震得直动。

茶房像旋风似的转过身来。

“拿枕头，”马裤先生大概是已经承认毯子可以迟一下，可是枕头总该先拿来。

“先生，请等一等，您等我忙过这会儿去，毯子和枕头就一齐全到。”茶房说的很快，可依然是很和气。

茶房看马裤客人没任何表示，刚转过身去要走，这次火车确是哗啦了半天，“茶房！”

茶房差点吓了个跟头，赶紧转回身来。

“拿茶！”

“先生请略微等一等，一开车茶水就来。”

马裤先生没任何的表示。茶房故意地笑了笑，表示歉意。然后搭讪着慢慢地转身，以免快转又吓个跟头。转好了身，腿刚预备好要走，背后打了个霹雳，“茶房！”

茶房不是假装没听见，便是耳朵已经震聋，竟自没回头，一直地快步走开。

“茶房！茶房！茶房！”马裤先生连喊，一声比一声高：站台上送客的跑过一群来，以为车上失了火，要不然便是出了人命。茶房始终没回头。马裤先生又挖了鼻孔一下，坐在我的床上。刚坐下，“茶房！”茶房还是没来。看着自己的磕膝，脸往下沉，沉到最长的限度，手指一挖鼻孔，脸好似刷的又纵回去了。然后，“你坐二等？”这是问我呢。我又毛了，我确是买的二等，难道上错了车？

“你呢？”我问。

“二等。这是二等。二等有卧铺。快开车了吗？茶房！”

我拿起报纸来。

他站起来，数他自己的行李，一共八件，全挂在另一卧铺上——两个上铺都被他占了。数了两次，又说了话，“你的行李呢？”

我没言语。原来我误会了：他是善意，因为他跟着说，“可恶的茶房，怎么不给你搬行李？”

我非说话不可了：“我没有行李。”

“呕？！”他确是吓了一跳，好像坐车不带行李是大逆不道似的。“早知道，我那四只皮箱也可以不打行李票了！”

这回该轮着我了，“呕？！”我心里说，“幸而是如此，不然的话，把四只皮箱也搬进来，还有睡觉的地方啊？！”

我对面的铺位也来了客人，他也没有行李，除了手中提着一个扁皮夹。

“呕？！”马裤先生又出了声，“早知道你们都没行李，那口棺材也可以不另起票了！”

我决定了。下次旅行一定带行李；真要陪着棺材睡一夜，谁受得了！

茶房从门前走过。

“茶房！拿毛巾把！”

“等等。”茶房似乎下了抵抗的决心。

马裤先生把领带解开，摘下领子来，分别挂在铁钩上：所有的钩子都被占了，他的帽子，大衣，已占了两个。

车开了，他顿时想起买报，“茶房！”

茶房没有来。我把我的报赠给他，我的耳鼓出的主意。

他爬上了上铺，在我的头上脱靴子，并且击打靴底上的土。枕着个手提箱，用我的报纸盖上脸，车还没到永定门，他睡着了。

我心中安坦了许多。

到了丰台，车还没站住，上面出了声，“茶房！”

没等茶房答应，他又睡着了；大概这次是梦话。——

过了丰台，茶房拿来两壶热茶。我和对面的客人——一位四十来岁平平无奇的人，脸上的肉还可观——吃茶闲扯。大概还没到廊房，上面又打了雷，“茶房！”

茶房来了，眉毛拧得好像要把谁吃了才痛快。

“干吗？先——生——”

“拿茶！”上面的雷声响亮。

“这不是两壶？”茶房指着小桌说。

“上边另要一壶！”

“好吧！”茶房退出去。

“茶房！”

茶房的眉毛拧得直往下落毛。

“不要茶，要一壶开水！”

“好啦！”

“茶房！”

我直怕茶房的眉毛脱净！

“拿毯子，拿枕头，打手巾把，拿——”似乎没想起拿什么好。

“先生，您等一等。天津还上客人呢；过了天津我们——总收拾，也耽误不了您睡觉！”

茶房一气说完，扭头就走，好像永远不再想回来。

待了会儿，开水到了，马裤先生又入了梦乡，呼声只比

“茶房”小一点。可是匀调，继续不断，有时呼声稍低一点。用咬牙来补上。

“开水，先生！”

“茶房！”

“就在这儿；开水！”

“拿手纸！”

“厕所里有。”

“茶房！厕所在哪边？”

“哪边都有。”

“茶房！”

“回头见。”

“茶房！茶房！！茶房！！”

没有应声。

“呼——呼呼——呼”又睡了。

有趣！

到了天津。又上来些旅客。马裤先生醒了，对着壶嘴喝了一气水。又在我头上击打靴底。穿上靴子，溜下来，食指挖了鼻孔一下，看了看外面。“茶房！”

恰巧茶房在门前经过。

“拿毯子！”

“毯子就来。”

马裤先生出去，呆呆地立在走廊中间，专为阻碍来往的旅客与脚夫。忽然用力挖了鼻孔一下，走了。下了车，看看梨，没买；看看报，没买；看看脚行的号衣，更没作用。又上来了，向我招呼了声，“天津，唉？”我没言语。他向自己说，“问问茶房，”紧跟着一个雷，“茶房！”我后悔了，赶紧的说，“是天津，没错儿。”

“总得问问茶房；茶房！”

我笑了，没法再忍住。

车好容易又从天津开走。

刚一开车，茶房给马裤先生拿来头一份毯子枕头和手巾把。马裤先生用手巾把耳鼻孔全钻得到家，这一把手巾擦了至少有一刻钟，最后用手巾擦了擦手提箱上的土。

我给他数着，从老站到总站的十来分钟之间，他又喊了四五十声茶房。茶房只来了一次，他的问题是火车向哪边走呢？茶房的回答是不知道；于是又引起他的建议，车上总该有人知道，茶房应当负责去问。茶房说，连驶车的也不晓得东西南北。于是他几乎变了颜色，万一车走迷了路？！茶房没再回答，可是又掉了几根眉毛。

他又睡了，这次是在头上摔了摔袜子，可是一口痰并没往下唾，而是照顾了车顶。

我睡不着是当然的，我早已看清，除非有一对“避呼耳套”当然不能睡着。可怜的是别屋的人，他们并没预备来熬夜，可是在这种带钩的呼声下，还只好是白瞪眼一夜。

我的目的地是德州，天将亮就到了。谢天谢地！

车在此处停半点钟，我雇好车，进了城，还清清楚楚地听见“茶房！”

一个多礼拜了，我还惦记着茶房的眉毛呢。

微 神

清明已过了，大概是；海棠花不是都快开齐了吗？今年的节气自然是晚了一些，蝴蝶们还很弱；蜂儿可是一出世就那么挺拔，好像世界确是甜蜜可喜的。天上只有三四块不大也不笨重的白云，燕儿们给白云上钉小黑丁字玩呢。没有什么风，可是柳枝似乎故意地轻摆，像逗弄着四外的绿意。田中的清绿轻轻地上了小山，因为娇弱怕累得慌，似乎是，越高绿色越浅了些；山顶上还是些黄多于绿的纹缕呢。山腰中的树，就是不绿的也显出柔嫩来，山后的蓝天也是暖和的，不然，大雁们为何唱着向那边排着队去呢？石凹藏着些怪害羞的三月兰，叶儿还赶不上花朵大。

小山的香味只能闭着眼吸取，省得劳神去找香气的来源，你看，连去年的落叶都怪好闻的。那边有几只小白山